



傲天月 著

# 乌龙女侠记 蒙难记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 乌龙女侠记 蒙面记

傲天月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龙女侠蒙难记 / 傲天月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9. 3

(海天幻想系列)

ISBN 978-7-80747-373-2

I. 乌… II. 傲…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8720 号

# 乌龙女侠蒙难记

WULONG NVXIA MENG NAN JI

出 品 人 陈锦涛

出版策划 毛世屏

责任编辑 蒋鸿雁

装帧设计 线艺设计

责任技编 钟愉琼

责任校对 万妮霞

---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7-8层 (518033)

网 址 <http://www.hthp.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线艺形象设计有限公司 Tel:0755-83460339

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3月第1次

定 价 20.00元

---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一】

隆冬，位于中国北方的偏远郊区外，一座硕大而独特的高级建筑内。

“独——孤——月——下，”一字一顿，铿锵有力地叫出正在装傻的某人的名字，她对面这个胡子早已横七竖八飞到各个方向的老头终于忍无可忍地吼了出来：“你听我说了没！”

看看，这年纪大的人就是容易犯病，更年期过了还留下个后遗症，你说这可咋办？

自欺欺人地自我安慰一句，跟着很有诚意地摇了摇头，她相当气人地说：“虽然我很想说我听了，可我不能欺骗已经年老色衰的你，所以我的答案是——没听！一个字都没听！”言行欠扁，表情欠揍。

“是……吗？”老头活动了一下全身的筋骨，面带阴险地上前一步，不留余地地说：“月下，告诉我你刚才说什么？”他的意思是，“你再说一次，我没听清！”

笑……笑话！吓、吓唬谁……啊？她从小又不是被吓大的。想到这儿，她小腰一挺，双眼一瞪，义愤填膺起来：“我不说！”

“嘭！”一个电灯泡砸了上去，某人的脑袋上立马长出个三厘米的小肉包。

“啊……说来话长。”

“你给我长话短说！”老头的气焰持续嚣张中。

礼貌地深鞠一躬，她舍去标点符号和换气的时间，走捷径一句说完：“我刚才是说您的话我没听清楚建议您大发慈悲再说一次，我将对您感谢不尽！”

听了她的话老头满面红光地干咳几下，满意地将刚才的话原封不动地搬了出来：“你今年19岁了，我们之间的约定该做个了结了吧？”

了结？说得那么见外，那么严肃干嘛？不就是一句话一个决定吗，瞧他搞的那壮大，真让人受不了。

“月下，你以为你跑得了就跑，但你千万记得，别让我抓着！”这句话一

出，成功将独孤月下想逃跑的打算彻底打消。

咋办？

你说来硬的吧，打不过，她虽然是跆拳道九段，但这九段都是老头所教；来软的吧，死老头又不吃那套，想搞个色诱都没机会；要是跑的话，虽然她在学校是长跑短跑都稳拿第二，不过很让人费解的却是第一偏偏归属于这老家伙。

她，绝望了。

眼看生机渺茫，大祸临头，她忽然急中生智：“老头，今天平安夜哎！”

正在白话着自己年轻时到现在一直未变的伟大梦想的老头停住了口水喷射，脑袋转过来，不解地问：“平安夜怎么了？”

“平安夜，平安夜就该在家平安地过，所以你说的这件事咱以后商量成不？”

强行挤出难看的笑，老头缓缓开口：“平安夜过后是圣诞节，圣诞节完了狂欢夜，狂欢夜没过多久又是元旦，元旦再半月又到春节，春节后是元宵节，元宵节完了情人节，情人节完了……”这老头记性很好，几乎一年里的各种节日全说了个遍，而且是中西结合版的。

一席话听得独孤月下汗如雨下，不住地点头，“对呀对呀，所以我的意思是……”

“呸！”老头火气旺盛地爆喊：“你每年都这样，自14岁打战国回来就利用各种节日当借口不去执行任务，但今年绝对不行，你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喀嚓！”精美的茶杯就这么断送在了老头的手上，她的心咯噔一下跳慢了好几拍。

她清楚地记得那个杯子是从日本进口的，是很结实的，上回拿砖头都没拍碎……呃！

猛吞口水找最后的借口，她讪笑：“我的意思是能不能等小忧从清朝回来再去？”

“那不如等看完奥运会再去吧！”

“好啊好啊！”某人没大脑地拍手叫好。

“嘭！”又一记闷声响在她头上，原来的小包包旁边又出现一个邻居。

她捂着头蹲在地上两泪纵横，“我不要一个人去古代，那儿的治安好差……那里的人也好野蛮，呜——”

# 乌龙女侠 蒙难记

哭哭哭，我这次叫你哭个够本！

老头白眉一挑，老腰一抬，居高临下厉声呵斥道：“少废话！给我把小痕从被窝里拽出来，到地下室见我！”

“我……”

“立刻！”

“了解。”她嚷着灰溜溜地跑上了楼。

然而身后，那老家伙却催促不停：“给我快，我要速度！”

半分钟后，独孤月下疯般地跳下了楼，身后拽着还睡得昏天地暗的姐妹无痕。地下室内，气氛紧张无比。

老头背着手站在两人面前，半天没开口，而独孤月下此时正犯着嘀咕。

想她游荡人间十八载，见到的老人无数，看看人家的爷爷奶奶，不是和蔼的要命，就是亲切得要死。可抬头瞧这连名字都没有的死老头，脾气暴躁不说，还带有严重的黑社会色彩。八十几岁的人了还这么有活头，感冒都很少，他怎么就这么结实呢？他怎么就不能早点嘎嘣一下，那啥呢？

沉默好半天，老头换上了一副严肃的表情，喃喃开口：“进去拿东西。”他的手指向不远处一个类似QQ糖里大包子的巨型东东。

“哦好。”她应下，拖着还在死睡不起的无痕走了进去。可刚到里面，包子的门就关上了，四周全是透明的玻璃，不好！

见大功告成，老头意味深长抽上了烟袋锅，一屁股坐到椅子上，长叹一口气：“我想，是时候说出我一直瞒着你们的事了。其实你哥独孤一早在两年前就已和我失去了联系，这次要你和小痕去宋朝办事之外顺道找找看，他现在是死是活。”

“啊！”独孤月下悔恨不已地拍打着玻璃门，失声叫出：“老头！玩笑不是这么开的啊！”

老谋深算地露齿一笑，老头前所未有的严肃道：“你看我，像是在和你开玩笑吗？”

好像，是真的哎！

她忽然想起来，以前他们四人无论去哪个朝代执行任务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和对方与家里联系的，可自从她哥独孤一两年前去了宋朝之后就再也没来过任何消息！那

么说……“我哥真丢了？！”她瞪圆了本来就很大的双眸，极力拍打周围的玻璃，预感不妙地大嚎：“死老头，你有没有搞错啊？现在才说人丢了！你放我出去！你这个丧心病狂的老不死！”

还骂我……老头的脸上颜色更变。就见他不紧不慢地迈着小方步走到她面前，心虚地安慰道：“你们自认倒霉好了，记得拿好包里的联络器跟所需东西哈，祝你们好运，拜拜。”倒退几步到操纵台前熟练地按了一通按钮，就见包子型的巨大仪器瞬间被雾气包围，下一秒，里面的人凭空消失。

门自动打开，一切恢复正常。

背着手望向地上自己的影子，老头语重心长地哈出惆怅：“希望，一切平安。”

## 【二】

公元999年，宋朝。

云雾茫茫，碧绿丝涛。山清水秀，鸟语花香。

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便完全概括了此时的山涧美景。不得不承认，古代的江南风光好，古代夏天的江南风光更好。

天边的火烧云缓缓移动，一丝温暖的阳光射穿树叶的繁茂照在了某个正睡得香甜的人儿的容颜之上。鸟儿唧唧喳喳地在枝丫上兴奋地跳几下，偶尔飞到地上找寻能吃的食。远处炊烟袅袅，夕阳西下，傍晚十分，景色甚是宜人。

因昨夜下过雨，残留的一滴露珠缓缓地流到树叶的叶尖，重荷不及地滴落在了那个还在沉睡中的人儿脸上。浓密的睫毛轻动几下，无痕从迷糊的睡梦中苏醒。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睁开眼，一片绿油油。

拍拍自己的脑袋站起来抖了抖身上的灰尘，她疑惑万分地四处张望一阵。周围除了草地就是山丘，除了山丘就是树木，除了树木就是遍地的庄稼，除了庄稼就剩……自己了。

乖乖……

“一定是趁我睡着的时候被死老头送到古代执行任务了。”她抓抓头，轻吐一句：“缺德。”不过，“又可以行侠仗义了！”她最近似乎特别热衷到古代行侠仗义，说白了就是好管闲事，尽管功夫不咋地。

再次望穿山涧，这是什么朝代呢……

“来人哪！救命啊！杀人不能活啦……”忽然天边划过一阵呼喊。

据声线声色声调声响声高判断得知，呼叫的人就在附近，而且是个男的。身高该在一米八开外，身体健壮，精神十足。

以上为无痕往日的经验总结。

她一手拖胳膊，一手摸下巴，心想能叫出这么创意救命的人能长什么样呢？

“哇——不要拿刀砍！我的脸，千万不要动我的脸，天！也不要拿石头砸我！啊——到底有没有人能救我！”

又一阵比上次更高亢的呼喊强迫无痕从思考中返回现实，没时间考虑太多，她一溜烟跑到发事地点。

这场面比起香港台湾的黑社会是十足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见一人在前面跑，后面不下上百的人拿着闪光的片刀……呃，这时代貌似没那东西，总之是斧子锄头之类的东西追啦。

“哇……好壮观哦！”无痕不由得佩服起来。

这时，被追的那位已经跑到了她近前，像是知道她是来救自己的一样，迅速地躲在了她瘦小的身后。

穿这么奇怪，好好玩。

被追之人怎么看都不像是在害怕，他玩味地注视着无痕一身粉色吊带小睡衣，还见她摆出了苗翠花的姿势百思不得其解。

“喂！丫头，你是干什么的？”一群人里派出了代表问话。

“我？”我是，“我是行侠仗义的啊！你们这么多人追一个很丢脸啊。识相的快滚，老娘的功夫可不是盖的。”每每出手多管闲事她都会说出这句独孤月下教的话，她还真不知什么叫腻。

为首那个村民打扮的人一歪嘴，郁闷道：“姑娘，你行侠仗义看清楚再行啊。”分明是那个人偷吃了他们栽种的还没成熟的果子好不好，他糟蹋了那么多果树被迫被打都是应该的啊。

“对啊。”无痕回过头冲躲在自己身后的人说：“他们追你干吗啊。”

“劫色！”那人一口咬定，死活不放。真乃听者咬牙，闻者抓狂。

无痕上下打量他，的确是个美男胚子。没想到啊没想到，这里的人连同性都不放过……

想到这儿某个大脑严重缺斤少两的家伙竟意气风发地上前一步，继续苗翠花的POSE大喊：“啊呔——”

没怎么见过大世面的村民们纷纷集体倒退数步，手中农具不由得举得更高：“姑娘，你、你要干什么！”

“当然是扁你们啊，接招！我打！我踹！我劈！我砍！我扫！”一系列乱七八糟七拼八凑贯穿的招数从头到尾用了上来。虽简单，可她练了整整十八年。所以说，一招精，则能敌四手。

眼看追来的村民被她修理得前仰后翻哀叫连连，被追的那人竟仍不紧不慢地靠在后面的树上看好戏，兴致正浓。

无痕的众多（其实反反复复也不超过十招）招数中，最后一招也是最厉害的叫“擒拿反手跨肩摔”，顾名思义就是抓到人的胳膊跨肩摔到地上。这招算是百试百灵，因为打得太兴奋了，她就索性把会的东西全都抖了出来。就这么头都没回抓住一个便甩飞，但……连续好几次都没能将现在抓住的这个人甩起来，不会抓住了一棵树吧？

她擅自猜想，带着满脑的疑问将头缓慢地转了过去。不久，眼睛呈现金鱼状，嘴巴张成鸡蛋型。

面前之人一身不凡，他眼神所扫之地，无非一字：寒！总结电视电影和武侠小说里的人物设定和情节经验，越是这样的人就越可怕！像什么步惊云花无缺，连漫画里的杀生丸什么的，都一个比一个凶残。

她还不算太笨地在脑中胡思乱想一大通，最后决定还是闪吧。只是……

“喂，你放开我，你不走，我走还不行吗！”她望着被对方抓成淤青的手腕直咧嘴，只可惜与那人纠缠好半天也没能脱身。

在下相信，这个时候要是有砖头，她铁定第一个拍死他！但……

古代没砖头这东西，有的只是石头，还是很大块的，她根本搬不动。

眼看手腕都要被抓断了，她只能出最后的杀手锏。芳名‘口下无君子’，前提是被一人抓时，只试用与女对男。请男生切勿模仿，谢谢。

此时已无其他退路的无痕使出了吃奶劲儿，照准对方的胳膊就是一口！不见血不松口是她的一贯作风。

古有名句见证：一出口，谁能走？只把眼泪流！

### 【三】

捧个西瓜啃半天不抬头，直到吃完才丢掉手中的西瓜皮吐出一堆的黑色西瓜子，擦擦手悠闲地晃荡在了人群拥挤的大街上。

自一落地独孤月下就发现很幸运地直达到了宋朝的国都——开封。

抓紧来时老头给她的包包，里面不光有联络器，还有这朝代的衣服和银子。衣服是换好了，但钱……一摸包包，某人气得跳脚：“死老头，就给了我这么点钱，会饿死人的！”

她气急败坏地自个儿抽了一阵疯，抽完望天，马上要天黑了。所谓日子是要过的，人也是要找的嘛。现在她要找的除了她哥独孤一外，还要找不知掉到哪里的姐妹无痕。

越是到了晚上，开封就越是热闹，特别是在掌灯以后，国都可是处处见繁华。

天越来越黑，买卖行人也渐渐多了起来。独孤月下一个人漫无目的地溜达着，却不小心被一群行人挤到了一块宽敞的空地前。

她打眼一看，嘴角的肌肉不禁被扯长。“又有卖身的呀。”每次来古代都见到有卖身葬谁的，平日见是见多了，可今天的不同之处是……集体卖身呐！

且看——好几十号人身上挂着写满“卖身葬××”的牌子，跪在那嚎自己有多惨，真是壮观死了。环顾四周，还有不少买家跟挑菜选猪肉似的指指点点。敢情这里是菜市场啊，贩卖人口都敢这么明目张胆，古代的治安有多差劲各位自己衡量去吧。

看罢多时，独孤月下眼珠一转。不如，我也卖自己算了，找个有钱的豪门安顿下来再说，不过……我卖自己，葬谁呢？

她从小是被老头从孤儿院里领养来的，根本没见过她的父母长什么样，更别提亲戚了。要说葬那死老头吧，要不幸被他知道回去不砍了自己才怪！

陷入沉思……

“叮！”

突然，她脑袋上亮起一盏小灯泡。她记得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小鱼儿与花无缺》，小鱼儿卖身葬蟑螂！“不过似乎有点白痴的举动……”葬小强？会不会被人打啊……

正思索着，忽听到身后一声贴耳的低喃：“丫头，你也卖身？”

轻如柳絮飘，绵如情人吟。

不自觉地转头看去，独孤月下就感觉自己似乎被人迎面打了一拳！

面前之人，绝对有能让人疯掉的容貌！

一记天马流星拳打过，独孤月下全身沸腾。

这人一袭黑衣包裹修长迷人的身材，皮肤偏白，倒是健康之色。长发倾泻到腰肩，发色漂亮之极。整张脸看起来都无可挑剔，宛如一块上好的翡翠精雕细刻出来的，英姿飒爽，笑起来迷惑众生。加上声音妖冶鬼魅，犹如天外，这……这简直是诱人犯罪的长相嘛！

某人开始替对方烧香叩拜谢天谢地，幸亏她不是花痴女色魔，不然面前这男子铁定废了！

低头再抬头，忍不住多看一眼，漂亮，太漂亮了！漂亮到她怀疑他是否在脸上动过手脚。听说古代整容技术不错，只要学会易容术想变什么样就变什么。

用手拍拍受了重创的心脏，还好没跳出来，不然那脸就丢大了不是。

上上下下反反复复几十眼看完，她这才意识到是该收眼闪人的时候了，“在下告辞。”

面前这位美男子被她搞疯了。看自己人家没意见，可看完了总该说点什么吧？比如“在下冒昧”“在下得罪了”，或者问下他的名字也是应该的啊。

越来越想不明白，见独孤月下穿越人群要走，他赶忙紧跟几步来到切近，找出话题：“丫头，卖身你要葬什么？”

# 乌龙女侠 蒙难记

阴魂不散呐！她却只觉得微微一惊，失了魂似的，呆滞地望着她的脚尖。

她一见他就忍不住想多看几眼，又一顿猛打量后才悠然开口：“不葬了，我要找地方睡觉。”

原来是无家可归……

这人看来心中有数，忽然抓住她的手腕，好看地扯出一抹笑：“我买你，不问原因。”因为就在刚刚，他第一眼见她蹲在路边吃西瓜想问题的样子便好想将她留在自己身边。一起行走江湖，一起领略名山大川。“丫头。”又是那轻盈的呼唤，“如何？”

“嗯。”仔细打量再三，“你买得起？”她开的价钱可有点高。

“你说。”

“我说啊……”嗯，“那就……”

左右摇晃她的下巴一通，那人竟微笑着说：“可以勉强卖一两银子。”

她差点没噎死在当场！

小样儿，幸亏她会用这朝代的钱，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一般的人都要卖十两银子以上，她……他他他，他竟然说她只能勉强（重音）卖一两？！

努力摆脱他的魔爪，独孤月下倒退，突然蹦出几步远，怒气冲天道：“我不卖你了！你是坏人！”

我是坏人。

他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他微仰起头，深邃的眼神蔓延开来，就那么肆无忌惮地直视她。

忽感一阵寒气逼人，独孤月下身子一颤，差点摔倒。

怎么，刚才的感觉是……

她直直地望他，一丝恐惧爬上容颜。

似乎是怕她受惊吓，他转面一变又重新挂上了浅浅的笑，正式做了自我介绍：“我是冷天涯，这是一千两银票。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的了。”

一千……两！

独孤月下仔细辨认，在确信是真的之后忽然喜出望外。没想到自己能值一千两！在下脑抽地蹦出来——各位，知道一千两在那朝代是什么概念吗？一千两！就算奢华点，浪费点，一个三口之家过上十几辈子都花不完哪！

倍感高兴地揣好银票，她开心地跟上去，蹦蹦跳跳像只吃饱了胡萝卜的幸福兔子。

来到冷天涯身旁笑眯眯，双手合十：“主人！我来报道！”绑个有钱的主子日后生活起居就不用愁啦！

见她倒也守信，冷天涯背过手弯眉一笑，“不要叫我主人，叫我名字。”

“哦哦！”她听话地马上改口：“天涯！”

“乖，我们走吧。”

“去哪？”她有了钱，还想好好花花呢。

“你想去哪？”

“我想逛夜市，这里的夜市很好玩的！”

“好，我陪你。”

星星眼：“天涯是好人！”

她手舞足蹈地走在前面，看这儿又看那儿，不亦乐乎。冷天涯紧跟在后，和她总是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安静地跟随。

此时天色已暗，华灯初上。

夜晚的山涧灯火通明，火把高举，热闹非凡。

“今晚什么日子，为什么这么热闹……鱼儿，走快点啦！”无痕欣喜地穿梭在人群之间，身后扯着同样挂着大大笑脸的鱼儿。

话说白天的时候无痕为救鱼儿而大打出手，没想到遇到强敌，她用“口下无君子”成功逃跑，晚上两个人才敢跑出来凑热闹。

“鱼儿，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好热闹啊！”他们来到一块高地之上，在这里能看遍整个山谷的景象。

一片火光冲天，一片喧哗热闹，一片喜气洋洋。

坐到无痕身边，鱼儿开始讲解自己所知道的：“这里叫做‘白虎崖’，江湖

# 乌龙女侠 蒙难记

上名气不小，这里的人世代都生活在崖下。”“你真人里倒像人哪，大盗首啊  
“那你是这里的人吗？”“人出界啦”

“我不是啊，我只是路过而已，我家在江南一代，你家呢？”“你真好笑”

“我？”她要怎么回答他？说穿越时空来的？搞笑呢！要是有疯人院的话她铁定第一个被关进去！想了老半天，无痕撒起了谎：“我是北方人，也是来玩的。”  
“哦……”上下打量几眼，鱼儿心里倒满佩服她。北方的姑娘还真是豪迈，  
美人救英雄，为了我竟然大打出手，对我的事不了解也敢和我在一起，这么单纯啊。

他越想越觉得她好玩。

眼睛不够看地四处乱飘，无痕虚心继续请教：“那他们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  
是每天都这样还是……”

“他们啊……”目光飘向远方，鱼儿解释道：“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是这的村民们一年一度必过的节日。”

“和春节一样？”无痕难得举一反三。

“对，和春节一样，只不过是每年的七月七日举行。每到这天，这方圆几十里的人人都会赶来聚集到一起，年轻的男女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向喜欢的对方表白了。”

“哦。”对这种浪漫的东西并没什么感觉的无痕点点头，“跟我们没关系啊。”

“可外乡人也可以参加啊。”转脸看无痕可爱的小脸：“你不希望吗？遇到喜欢的人？”

“我？”该怎么说，“我没兴趣啊，月下说我不适合这个，我也这么觉得，又不能当吃的喝的。”

鱼儿黑线。

北方女子跟南方女子果然不同……

“不过……”一眼落在远处，无痕嬉笑着起身，“那个好漂亮，我去摘！”  
她跑到人群中一边指着一些男子发卷上插着的东西一边问：“鱼儿，这些花是做什么的？”

“花？”鱼儿追上去解释：“那不是花，那是草，钟意草。”

头上插草啊……她忽然想起来旧社会卖儿卖女的那帮人……

一群乌鸦飞过。

晃着脑袋又跑了几个地方，她决定要收集一些拿回去做自己的珍藏。想着想着

仰首望去，硕大的崖里人真不少，可草的样子是不同的，不仅颜色各异，连样式都有出入。

“好，就要这个。”她看上一棵修长且漂亮的紫色小草。擅自伸手去拿，等她拿到了，鱼儿也看到了。

只是说不行，已经为时已晚。当她开开心心地准备离去之时才发现怎么走也走不动，头向后转才晓得原来自己的肩膀被人抓住了。力道不大，因此不太疼，可总这么被抓着……

她有些不悦，“放开我！”

没回话。

将一切看在眼里，早知事情不妙的鱼儿毅然化身为救世主出现在无痕身边，他很遗憾地说：“痕，你看周围。”

经他这一提醒，无痕才发现整个崖里的热闹气氛骤然变冷。

喧哗不见，歌舞声断，有的只是无尽的……寂寥。

静。

简直静到能听见人的心跳声。

搞什么，她只不过是摘了一个人头上的一根小草，干吗这么兴师动众？难不成还要集体示威？

“鱼儿……为什么？”一点都没预感到事情不妙的无痕追问道貌似什么都晓得的鱼儿。

示意她向后看，她就很听话地看向了身后。

噎住。

某人将喜化悲，她简直要哭了！白天她咬得他那么狠，他现在抓住了她会轻易放掉吗？况且现在，似乎不光是这一件事吧？

又一次回眸相望，她发现他的目光正对准自己手中的那株草。莫非……他不喜欢别人动他的东西？如果是这样，“还给你。”手向上扬，无痕费力地将草插回他头上。

“呃，痕呐，我给你讲。”鱼儿表情复杂地窜到切近，“这草叫‘钟意草’，其含义就是钟情对方才能拿的，你拿了这草就证明你喜欢他，就算有天大的原因，那双方也要马上成亲！啊我说完了，你……们继续。”

哇——“怎么会这样！”太荒唐了！拔根草就成亲，那砍棵大树不就得殉情了？！

无痕委屈地抽搭着鼻子，模样可怜。渐渐地，哭声变大，宛如鬼魅出没般骇人。

距离她最近，也是最烦心的那人实在没办法，只得粗鲁地拉她入怀，迅速偏头一吻落下——时间冻结，万物复苏。

“哟……呵……”当吻落下的瞬间全崖突然爆发出惊人的震撼。

欢笑声、掌声、锣鼓声，还有鞭炮声！

准备得还真齐全！

仍不明其意的无痕咬唇，“鱼儿……”

像是明白了什么，一旁正吃烤猪的鱼儿边啃边凑上来，细心分析：“通常，在这崖里地位较高的男子，要是同意了对方的求爱就会‘一吻定情’。呵呵，恭喜你，实在恭喜。”

“你——幸灾乐祸！”她还不算太笨。

鱼儿帅气一笑，“算是吧，反正你以后说不定会一辈子留在这儿，我就先走喽。有缘再见，后会有期。”某人在短时间内消失完毕。

“咚——”不知哪的鼓声响了第三下，就见他将无痕拦腰抱起扛在肩头转身就走。任她怎么折腾，怎么踢打喊叫。

很长时间后，见她实在叫得辛苦，某人就好心地一拳打到她脖子上。

眼前一黑，烦恼全无。

## 【五】

森林小溪边，水声潺潺。

刚刚睡醒的独孤月下伸展全身，做起了早操。

早早起来寻找食物归来，冷天涯望着她奇怪的动作眯缝着眼睛在暗处看了好半天，纵身一跃跳到旁边的树上，摘了些果子又跳到她身旁。

“丫头，饿了吧。”

“嗯！”点头如捣蒜，她高兴地接过吃的，丝毫没防人之心地吃了起来。

“天涯，我们这是要去哪？”前几天在开封遇见冷天涯后她就将自己卖给了他，后来一路悠闲晃荡出了城，现在的去向她还不知。

送上水，他坐到她身边，自己不吃，只看着她狼吞虎咽。“我们南下。”尽管说话，可他的目光怎么都没挪开她的脸。

“南下？要去哪？”吃的两腮鼓鼓猛然转过头，她正对上他漂亮的双眸。“你不吃吗？”她问。

“我看你吃。”

“看就能饱？当饭吃吗？”

“丫头，快点吃，吃完我们赶路。”急忙躲过她眨着眼睛，冷天涯转头望向无尽的山川起伏。尽管如此，目光还是时不时扫到她身上。

水米全消灭完，独孤月下站起身活动几下，回头大笑：“天涯，启程吧！”她伸手去拉还未站起的冷天涯。在现代这是很平常的，可在古代这样的举动除非恋人，否则绝对会引来流言蜚语。

没多考虑，他甘愿被她拉起。

一手掐腰，一手放在额前四处张望，“天涯，我们要走哪条路……”眼前是个三叉路口，怎么看都是一摸一样的。

“走左边的那条。”

“哦好。”

“等等。”他叫住她，抢步到她近前用衣袖轻柔地为她擦拭还残留在嘴边的食物。“丫头，以后要整理好自己的形象，不然，很难嫁出去。”

“会、会吗？”她又没打算在古代找人家，她才不怕。再说在现代追她的男生排队站，挑都挑不完还愁没人要不成？挥手搔着后脑勺，独孤月下傻笑：“放心放心，不会丢你的脸，我有人要的！”

什么？

冷天涯的心忽然跳慢了速度，她的意思是……“丫头，你定亲了？”

“没呀，不过我不是那么差劲啊，沦落到没人要的地步。”她对自己的形象还挺有自信的，扯着冷天涯的袖子认真地问：“你是男人，你说说看，我真的会